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四庫
全書撤出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二一二毫米寬二七八毫米

南北史合注

一
〔清〕李清撰

卷六、卷七原缺，據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中國文獻珍本叢書》本補。

二七八・史部・正史類

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卷一至卷四十二)〔清〕李 清撰

229/08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提要

臣等謹案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明李清撰清字心水號映碧揚州興化人禮部尚書思誠之孫大學士春芳之玄孫崇禎辛未進士官至吏科給事中事跡附見明史李春芳傳清以南北朝諸史並存冗雜特甚李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提要

壽雖併為一書而衆說兼行仍多矛盾嘗與張溥議欲仿裴松之三國志注例合宋齊梁陳四史為南史魏齊周隋四史為北史未就而溥歿後清簡閱佛藏見三寶記載有北魏文帝大統中遺事感通錄載有齊文宣隋文帝遺事高僧傳載有宋孝武帝梁武帝遺事因思卒前業乃博採諸書以成此注參訂異同考訂極為精審又于原書之失當者畧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提要

改定其文如高歡宇文泰未篡而前史書之為帝者皆改稱名後梁之附北史者改附南史宋武帝害零陵王直書為弑魏馮胡二后以弑君故編為逆后與逆臣同書又二史多譏緯佛門事以非史體悉改入注其持論亦為不苟然裴松之注三國志雖多所糾彈皆仍其本文不加點竄即世說新語不過小說家言劉孝標所注一一攻其謬妄亦不更易其文蓋古來注書之體如是也惟周改史記為古史考荀悅改漢書為漢紀范蔚宗合編年四族紀傳五家為後漢書並採摭舊文別為新製未嘗因其成帙塗乙丹黃蓋古來著書之體如是也清既不能如郝經之三國志改正重編又不肯如顏師古之注漢書循文緘辭遂使南北二史不可謂之清作又不可謂之李延壽作進退無據未睹其安至于八

史之中四史無志南北二史亦無志故清割宋書南齊書魏書隋書四史之志取其事實散入紀傳之中不知隋志本名五代史志故其事上括前朝當時未有南北史無所附麗故奉詔編入隋書清既合注南北史自應用續漢十志補後漢書之例移擬編入而以劉昭之例詳考諸書以注之于制度典章豈不明備乃屑屑刪改紀傳置此不言亦為避難而趨易今特以八代之事牴牾冗雜清能會通參考以歸一是故特錄而存之其瑕瑜並見則終不可相掩也乾隆五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三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南北史合注原序

予與同籍張天如皆喜讀史每欲仿陳承祚志三國與裴世期注三國故事以例南北史合宋齊梁陳四史于南合魏齊周隋于北搜遺除複粲然成觀天如沒而予亦倦矣且陳志有種而裴注難廣每卷初言輒慨然嘆乃今偶簡佛藏而又竊有喜也一得西魏遺事奇魏書正東魏故西魏諸君皆熙彼北史所補文帝紀寥寥耳乃予讀三寶記則詳一載大統二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原序

甘露降秋穀不熟一載大統十年正獄訟究刑罰廣學校敦禮教斷草書去文就質一載大統十五年詔儒臣定禮男女異路探書無取發塚獲編不籍破匣其應採一也一得北齊遺事奇齊文宣帝凶殘醜君焚弟屠元氏種幾盡每閱史至帝崩恨恨耳乃予讀感通錄則快錄言帝於晉陽不豫命劉桃枝負行鼻血淋漓其夜崩嗜殺有報瀝血其徵暴卒之首未懸逆師之日已出其應採二也一得隋遺事奇當

隋文帝謀篡周時尉遲迴起兵討罪史但言帝殺迴諸
子猶原其幼者惻然耳乃予讀藏通錄則恠言是役也
俘囚將百萬總集相州遊豫園明旦斬決圍牆有孔出
者縱之至曉猶斷六十萬人於漳河岸血流成河忍哉
帝盡滅宇文氏族已甚而乃偏及宇文家頑民長平之
新坑復填參合之故陂又積其應募三也若此者可補
北史闕至可補南史闕則僧導之初見宋孝武也以孝
建討逆三綱更始感事懷音悲不自勝孝武亦哽咽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原序

三

久其有元嘉之思乎可以教忠又梁武之立七年於景
陽臺也設皇考妣二生較暖時易芬旨必薦雖朔望親
奉饋奠猶以無所瞻依為悲其有夢我之感乎可以教
孝是二事者俱見高僧傳故予於佛藏中猶作勤搜世
期以補次承祚所未備則推之他儒書其矻矻可知也
若天如至今存當商緝同之謂息壤在彼而獨予一人
者神短篇繁遂望洋欲輟詎止班志未就猶思孟堅實
則蔡書靡成深懷伯喈雖然九仞一簣予尚有志焉若

天如玉樓記就未知猶念是史久懸而以起予為自踐
否新唐一書歐宋共編追憶斯事以為太息興化李清
自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原序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

明 李清撰

南史一

高祖皇帝諱裕字德興小字寄奴

沈約宋書符瑞志曰皇考以高祖生有奇異名為奇

奴皇妣殂養於舅氏改為寄奴

彭城縣綏興里人姓劉氏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彭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楚都故苗裔家焉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

口里皇祖靖晉東安太守皇考翹字顯宗郡功曹高祖

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在癸亥三月壬寅夜生神光照

室盡明是夕甘露降於墓樹及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

尺六寸風骨奇偉不事燕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游

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

白高祖高祖獨喜曰上人無妄言皇考墓在丹徒之候

山其地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時有孔

恭善占墓高祖嘗與經墓欺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
常地也高祖益自負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橫漁山澤
同侶亦覩焉及貴龍形更大高祖素貧時人莫能知唯
琅邪王謐獨深敬焉

沈約宋書符瑞志曰帝嗜酒嘗息逆旅旅驅命入室
飲酒醉卧盃側謐有門生亦至此逆旅旅驅命入室
共飲門生入室驚出謂謐曰室內那得此異物問之
則云見一物五采如蛟龍門生白謐戒勿言與帝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厚

高祖嘗負刀遠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逵執謐密以
已錢代償得釋後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
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視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
持藥棒中間其故荅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
高祖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
高祖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又客下邳逆旅一沙門謂
高祖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君子高祖先患手創積年不

愈沙門有一黃藥留與高祖既而忽亡高祖以黃散傳之其創一傳愈寶其餘及所得童子藥每遇金瘡傳之並驗初為冠軍孫無終司馬晉隆安三年十一年妖賊孫恩作亂會稽朝廷遣衛將軍謝琰前將軍牢之東討牢之請高祖參府軍事命與數十人覘賊遇賊衆數千便與戰所將人多死而高祖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敬宣疑高祖為賊所困輕騎尋之既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四年五月恩復入會稽殺謝琰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戰陷陣

宋書曰嘗被堅執銳為士卒先

賊乃退遂浹口時東伐諸將士卒暴掠民皆苦之惟高祖獨無所犯五年春恩頻攻句章高祖屢破之恩復入海三月恩北出海鹽高祖築城于故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少高祖乃選敢死士擊走之

宋書曰高祖選敢死士數百人咸脫甲冑執短兵鼓

譟而出賊震懼奪氣因其懼奔之並走斬其大將姚

威

時雖連勝高祖深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觀其懈乃奮擊大破之

宋書曰高祖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將辰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遂問劉諱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率衆大上高祖乘懈奮擊乃大破之

思知城不可下進向滄漬帝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子嗣之以吳兵一千為前驅帝以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命在後為聲援不從是夜帝多設奇兵兼置旗鼓明日戰伏發賊退

宋書曰諸伏舉旗鳴鼓賊疑四面有軍乃退

嗣之追奔陷沒帝且退且戰麾下死傷乃盡乃至向伏兵處止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示暇賊謂當走反停疑尚有伏高祖因呼更戰氣色甚猛乃引去六月恩浮海至丹徒樓船十餘萬京邑震動帝倍道兼行與俱字奔

擊大破之

宋書曰時衆力既寡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思率衆數萬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高祖率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巖赴水死者甚衆思以鼓排自載僅得還舟然猶恃其衆力徑向京師樓船高大值風不得進旬日乃至白石

思至建鄴知朝廷有備遂走鬱洲八月天子以高祖為下邳太守高祖又追思至鬱洲及海鹽頻破之三戰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五

大獲俘馘萬數思至是饑饉奔臨海元興元年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軍之拒之高祖又參其軍事玄至高祖請擊之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高祖與東海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克建鄴以牢之為會稽內史奪其兵牢之懼招帝于廣陵舉兵高祖曰人情去矣

宋書載高祖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附彼新得志威鎮天下人情去矣

廣陵亦豈可得至牢之竟繼于新洲何無忌謂高祖曰我將何之高祖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玄從脩脩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高祖為中兵參軍孫恩自敗後懼見獲乃于臨海投水死餘衆推思妹夫盧循為主玄復遣高祖東征二年循奔永嘉高祖追破之循浮海南走六月加彭城內史十二月桓玄篡位

宋書曰玄為楚王將謀篡盜其從兄譙屏人謂高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六

曰楚王勲德隆重咸謂宜有禪代卿以為何如高祖志欲圖玄乃遜辭荅曰楚王勲德蓋世晉室微弱禪代有何不可譙喜曰卿謂可便真可耳

遣天子於尋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建鄴玄見之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每游集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女聰明有智鑒嘗見高祖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忍必不為人下宜早為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

後議之脩尋還京口高祖託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舟共還建興復計

宋書曰初高祖東征盧循何無忌隨至山陰勸舉義會稽高祖以玄未篡且會稽遠事濟為難俟其篡逆事著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克至是乃共建興復計

及弟道規沛國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之高憑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太原王元德隴西辛扈興東莞童厚之並同議謀時恒情弟弘為貴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七

弘中兵參軍昶為州主簿乃令毅就昶謀共襲弘長民為豫州刺史刁逵左軍府參謀據歷陽相應元德厚之謀于建鄴攻玄克期齊發三年二月乙卯高祖託游獵與無忌詠之憑之毅從弟蕭憑之從子韶祇隆道濟昶族弟懷玉等集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丙辰候城門開無忌等義徒服傳詔服稱詔居前義衆馳入齊叫吏士驚散即斬脩以徇高祖哭之甚痛厚加歛卹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義等率壯

士五六十人因開門直入弘方噉粥即斬之因收衆濟

江義軍初克京城脩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高祖登城謂曰郭將軍已奉柔興反正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臬於大航諸君非大晉臣乎弘等信之而退毅既至高祖命誅弘等毅兄邁先在建鄴事未發數日高祖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為內應邁外雖酬許內甚懼安穆慮事發馳歸時玄以邁為竟陵太守邁便下丹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八

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封邁為重安侯又以不執安穆故殺之誅元德扈興候之等

宋書曰玄遣桓謙等謀拒高祖謙與卞範之曰亟遣兵攻之玄曰不然彼兵連銳計出萬死若行遣水軍不足相抗不若屯大衆于覆舟山待之彼空行二百里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堅陣弗戰自然走散此上計也謙等固請

乃遣頓邱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先是高祖造游擊將軍什渚之左右見高祖光曜滿室以告渚之渚之白玄玄不以為意至是聞義兵起甚懼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擄捕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推高祖為盟主以孟昶為長史揔後軍檀憑之為司馬民願從者千餘人軍次竹里移檄都下曰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馬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九

虐或遇聖明自戒大晉屢攝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弊于豺狼忠臣碎于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難凶力實繁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罷沉辱七廟毀陸雖夏后之罹泥塗有漢之遭莽卓方茲未喻自玄篡逆于今歷載彌年亢旱民不聊生士庶疲于轉輸文武困于板築室家分析父子乖離豈惟大東有杼軸之悲標梅有頃筐之怨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能存孰有可亡

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啟處者也是故夕寐宵興搜獎忠烈潛構崎嶇過于履虎乘機奮發義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參軍劉籛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積貫白日荷戈奮袂志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宮于尋陽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收集義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十

已據歷陽征南參軍庾頤之等潛相連接以為內應同力協契所在蠶起即日斬偽徐州刺史安成王儲青州刺史弘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緝裕辭不獲命遂揔軍要庾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節翦滅逆蕩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寵爵而並俛首捐監無由自効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于既顏之運契接于已替之機丹誠未宣感慨憤激望霄漢以

永懷眇山川以增佇投機之日神馳賊庭三月戊午遇
吳甫之於江東甫之玄象將兵甚銳高祖躬長刀大呼
即斬甫之進至羅洛橋遇皇甫敷逆戰檀憑之戰敗死
之衆退高祖進戰彌厲又斬敷首

司馬光資治通鑑曰敷圍裕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敷
曰汝作何死拔戰將刺之裕瞑目叱敷敷辟易裕衆
至射敷中額而踣裕拔刀直進敷曰君有天命以子
孫為托裕斬之原撫其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十二

初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與無忌等近當大責惟云
憑之無相至是戰死高祖知事必提玄關數等沒使桓
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己未義軍進至覆丹
東張旗幟為疑兵以油帛冠諸樹布滿山谷高祖以身
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因風
縱火煙焰張天鼓譟之音震動天地謙等大敗玄始雖
遣軍走意已決別遣領軍殷仲文具舟石頭聞謙敗輕
舟南逸庚辰高祖鎮石頭城立留臺惣百官焚桓溫主

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遣諸將追玄命尚書王
琨率百官奉迎乘輿司徒王謐與衆議推高祖領揚州
固辭乃以謐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高祖為鎮軍將
軍都督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領軍將軍初晉陵人車
吏善相術桓脩令相高祖當得州否吏曰當得還州刺
史退而私於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高祖笑曰若中當
相用為司馬至是吏詣高祖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
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十三

于是用焉時諸葛長民失期為刀遠執送未至而玄敗
玄經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為具乘輿法物初荊州刺
史王綏以江左冠族又桓氏甥素陵高祖至是及其父
尚書左僕射愉有自疑志並及誅四月戊子奉武陵王
遵為大將軍承制大赦惟恒氏一祖後不赦桓玄之篡
王謐佐命手解安帝璽綬及義旗建衆謂謐宜誅唯高
祖素德謐保持之劉毅常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益
懼及王愉父子誅謐從弟譔謂謐曰王駒無罪而誅此

是翦除勝已兄既桓氏黨附求免得乎駒愉小字也璉懼奔曲阿高祖賡白大將軍迎還復其位玄挾天子走江陵又浮江東下與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遇于崢嶸洲衆軍大破之玄黨殷仲文奉晉二后還建鄴玄復挾天子至江陵因走南郡太守王騰之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天子入南郡府初益州刺史毛璩從孫祐之與參軍費恬送弟喪下州璩弟子脩之時為玄屯騎校尉誘玄入蜀至枚回洲活與祐之迎射之益州督護馮遷斬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首傳建鄴

宋書曰初玄敗于崢嶸洲義軍以大事已定追躡不速玄死幾旬衆軍猶不至

玄從子振逃于華容之涌中招集逆黨襲江陵城勝之康產皆被殺桓謙先匿沮川亦聚衆應振為玄舉哀立喪庭謙率衆官奉璽綬于天子劉毅何無忌進兵及桓振戰敗于靈谿十月高祖領青州刺史甲伏百人入殿義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謙桓振江陵平三月

甲子天子至自江陵庚子詔進高祖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高祖固讓

宋書曰高祖屢請歸藩天子不許遣百寮敦勸又親幸公第高祖惶懼詣闕陳請天子不能奪

旋鎮丹徒九月乙巳加高祖領兖州刺史盧循浮海破廣州獲刺史吳隱之即以循為廣州刺史以其黨徐道覆為始興相二年三月進高祖督交廣二州十月論匡復勲封豫章郡公邑萬戶賜絹三萬疋餘封賞各有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宋書曰十一月天子重申前命加侍中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固讓詔遣百官敦勸三年二月高祖還京師將詣廷尉天子先詔獄官不得受詣闕陳謝乃見聽旋於丹徒

三年十二月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王謐卒四月正月徵公入輔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兖州先是公遣官軍劉敬宣伐蜀賊譙縱無功而還九月公以敬宣挫

退遜位不許十月乃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五年二月偽燕主慕容超大掠推北三月公抗表北討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乃浮海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軍進琅邪所過築城留守超大將公孫五樓請斷大峴除粟苗堅壁清野以待詔不從是役也議者以為賊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反公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必將引我且亦輕戰師一入峴吾何患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五

宋書載公曰鮮卑進利克獲退惜粟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我一得入峴驅必死之衆向懷二之酋何憂不克彼不能清野固守為諸君保之

及入峴公舉手指天喜形于色曰吾事濟矣衆問其故公曰師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極敵軍無遁之憂酋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起留龐老守廣固使其廣寧王賀賴盧及公孫五樓悉力據臨朐去城四十里有巨

蔑水起告五樓急據之比至為龍驤將軍孟龍符所保

五樓乃退大軍分車四千兩為二翼方軌徐行車悉張愜御者執稍以騎為游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酋騎交至公命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等陷其陣日向晨戰猶酣公用參軍胡藩策襲克臨朐賊乃大奔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豹尾輦等送于都丙子克廣固大城超固守小城乃設長圍守之館穀于青土停江淮轉輸七月超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姚興自長安及太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十六

太守中宣執送之綱有巧思先是公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為及至升諸樓車示之城內莫不失色超既求救不獲綱反見酋乃求稱藩割大峴為界獻馬千匹不聽時姚興遣使聲言將涉江左

宋書載興使曰慕容見與隣好今當遣鉄騎十萬進據洛陽晉若不退當長驅而進
公謂曰爾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酋能自送今其時矣錄事參軍劉穆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敵容能怒

彼若鮮卑未拔西羌又至何以待之公笑曰此兵機非卿所及羌若能救不有先聲是自強也

宋書戴公曰兵貴神速彼若審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耶此是見我伐燕內已懷懼自張之辭耳

資治通鑑曰晉師不出為日已久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

十月張綱修攻城具成設飛樓懸梯木慢板屋冠以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十七

皮弓矢無所用之劉毅遣上黨太守趙以千餘人來援公夜潛遣軍會之明旦恢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到輒復如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超踰城走追獲之斬於建康市殺其王公以下二千餘人納生口萬餘馬二千匹初公之北伐徐道覆勸盧循棄虛而入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克京都劉公雖還無能為也循從之是月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郡守皆奔走時公將鎮下邳進兵河洛及徵使至即

日班師鎮南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敗沒于豫章內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公次山陽聞敗卷甲與數千人造江上

資治通鑑曰朝廷急徵裕卷甲兼行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不然覆溺何害舟移而風止

徵問知賊尚未至四月癸未公至都劉毅自表南征公以賊新提鋒銳須嚴軍偕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

十八

宋書戴公與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奸利鋒不可當須嚴裝畢與弟同舉

使劉藩止之毅不從

宋書曰徐道覆聞毅上駭使報循請并力推之循即日發已陵與道覆連旗而下別有八艘艘九枚起四層高四十丈

五月壬午盧循敗毅于桑落洲及審公凱入相視失色欲還尋陽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請乘勝遂下